

70

4

石女

●朱晓平小说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写在前面

白 焯

1989年元月某日上午，在熙熙攘攘的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记协新闻发布厅里，一群在文坛已露峥嵘头角的青年作家正在举行在有些人看来近乎玩闹的活动——宣布“海马影视创作中心”的成立。我应邀前去助兴，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面孔。那天到场的新闻记者并不多，几乎等于“组织”里的人自个向自个宣布，但听了看了他们那认认真真又张张扬扬的发言和宣言，我确实感到了一种新的文学生力和冲力的涌动。

即以“海马”的命名来看，那本身就带有一种自我作古的意味。象“‘海马’宣言”里的“这是由绝不不同的个体组成的团体。在这里，个体利益高于一切；”“文学艺术正羞羞答答地左右为难，雅和俗象扯着一把锯子的两只手，而我们想说：“来几两海马吧，谁缺少什么，就让它得到什么！”“我们拒绝‘流派’的称号”等话语，铿锵有力，豁人耳目，含着个性，又透着爽快。那种针砭时弊之犀利，那份拔新领异之执著，都让你明明白白地意识到：“海马”来头不小、“海马”来得不善。

果不其然，“海马影视创作中心”更名为“海马影视创作室”后，近三年的时间里已折腾得很有些不凡的气象。成员扩大了百分之五十，从原初的二十人扩展到了三十多人，除去共有的从事

小说和影视的两栖创作特色之外，在个性风格上也更见多样和丰富，如既有以写新市井生活见长的，又有以写乡土题材取胜的，既有以现代意识写史的，也有以新的观念纪实的。可以说，姚黄魏紫各有其秀，春兰秋菊各具其美。它无疑已是一个由诸多别树一帜的个体所合成的卓然不群的集体。从创作成就上看，就更加令人可喜。以王朔、莫言、刘恒等人为代表的诸多骨干成员，在小说创作上辄见新意、成绩斐然，在影视创作上也层出新作，硕果累累，以成功的两栖劳作日益引人注目。他们鼓荡着小说创作的创新趋向，又推导着影视创作的进取势头，称谓他们，单一的“小说家”或“剧作家”的概念已不适用了。这是不是向人们预示了一种新的创作追求和新运作方式呢？

基于“海马”已有的队伍实力和创作实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室和海马影视创作室合作推出这套“海马文学丛书”，旨在检视已有的成就和进而促进创作，并以高水准、多风格的作品系列，对繁荣新时期后的整体文学，满足广大文学爱好者多方面、多层面的精神需求，做出我们应有的和能有的贡献。

“海马文学丛书”根据作者的不同情况，或出小说作品集，或出影视作品集，整体上以小说为主，每本约25万字左右。作品以新作为主，酌收旧作，每本集子一般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代表作选、专题评论、资料小辑（作家小传、创作谈和作品目录等）。力求丛书的每一本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读性、研究性和资料性；使整套丛书从“海马”的角度和一个不太低的层面，对于发展演进着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等情形，都有一个饶有新意和较有深度的追踪与反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海马文学丛书”将会给读者提供当代文坛既多向、多面又新颖、切实的文学信息，因为它囊括了当代文坛中最有个性特色、最富艺术活力又最不安分守己的一群“探索者”。无论是为读者计，为文学计，还是为“海马”计，为自己计，他们都不会使人们失望。对此，我充满信心。

1992年8月25日于朝内

目 录

朱晓平小说近作

西府山中	(3)
浮黄	(61)
闲粮	(93)
石女	(123)
小桂	(140)
私刑	(183)
桑塬	(234)

朱晓平作品评论

激流,在深层涌动

——读朱晓平的四部中篇小说..... 李兆忠(285)

桑树坪风景

——《私刑》的印象与随想…………… 吴 方(298)

桑树坪里话“自我”

——朱晓平部分小说创作漫谈…………… 贺绍俊 潘凯雄(307)

朱晓平创作资料小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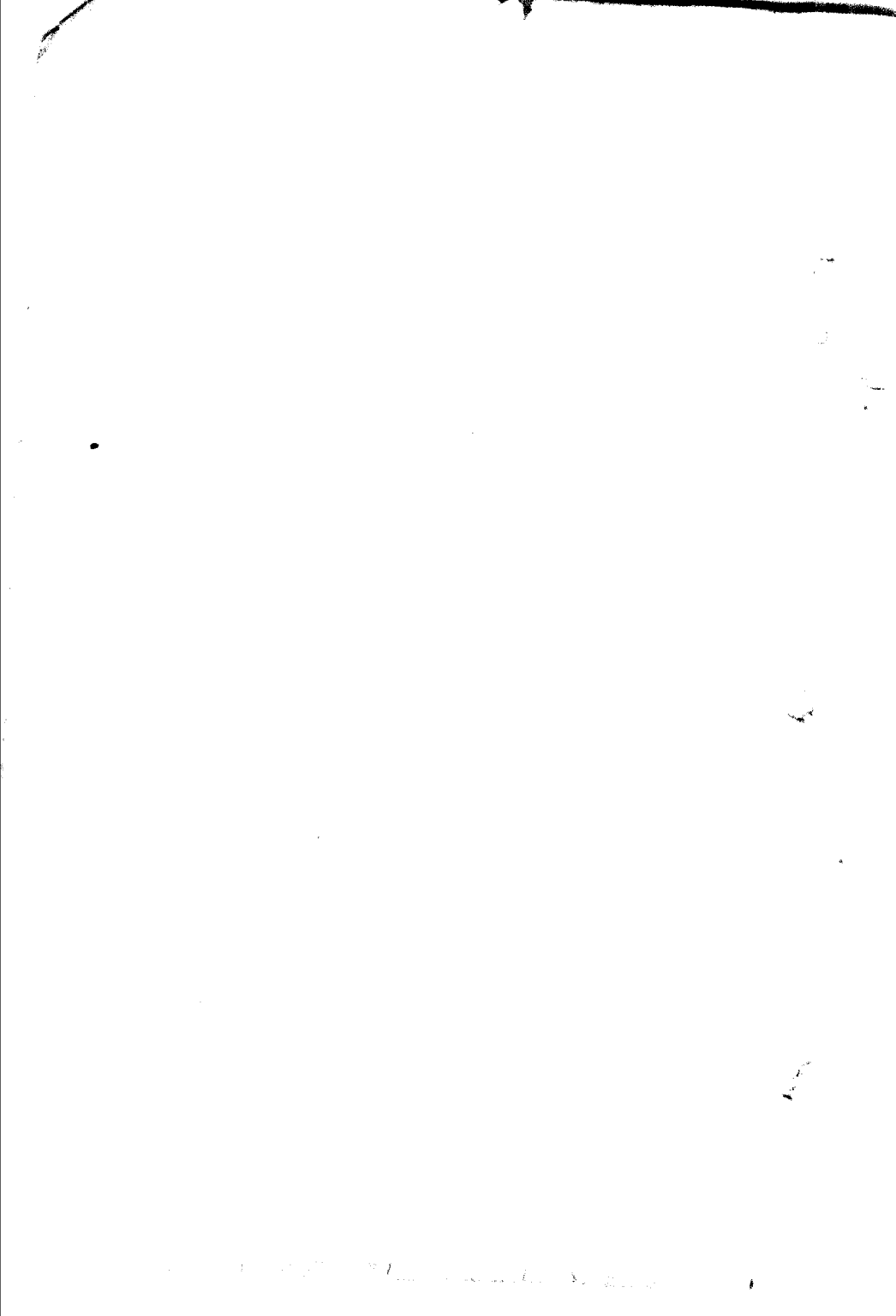
此心实难道清白

——且算做创作谈…………… 朱晓平(321)

小传…………… (323)

朱晓平著作年表…………… (325)

朱晓平小说近作



西 府 山 中

晨起，西府山中下了雾。乡人不叫雾，而说是山里挂了云絮子。薄云轻霭依绕着西府山中的岭坡梁崕缓缓游走。任由着清风撕撕扯扯，拉拉拽拽。浓淡不定，散聚无常。岭尖让云絮子严严遮住，看上去只剩下一溜溜的齐头。山腰间雾气稀薄，隐隐现出林木翠色，像谁不经意在一块白布上甩了些点点片片的残墨。沟里沿着溪尽是麻柳林子，这会儿甚也看不真，只听着白朦朦之中有哗哗水声。

这是一个六月天，这是由陇东六盘山脉甩到这边来的一道山夹夹，人称西府。

好大好圆的月头早就出来了。可这会儿却正夹在东梁那边的山豁豁里。云絮子掩住了往日那般通红的光亮，影绰朦胧，像是一张没牙老嘴里咬着的一块桔饼。

海成往山上跑，死活不顾地跑。刺裸子拉扯着裤脚，跌跌踉踉。一蛮子跑上山顶，人也没了一丝儿气力，软塌塌地坐在地上，呼哧呼哧狗一样直喘粗气。

喘息方定看看身上，这才看见裤腿让刺裸棵撕成了缕缕。山鞋跑豁了口，几个脚趾头没有不淌血的。海成这会儿才觉着了疼。歇

几口气，从脚趾头往外拔刺刺，疼得嘴吸溜儿。眼睛却不离盘延在山间的小道。小道绕山，像是谁撒在井台上的一盘粗井绳。

各村揽羊揽牛的都出了坡。云絮子掩着，看不见人和牛羊的影影，却听得真时时儿传过的羊鞭响和吹牛的呼哨，揽工的汉子在唱：

心想着一十三省走走，
舍不得心尖上的肉肉……

麻叶儿昨天晌午叫海成往沟里去等她。海成心里突突。一溜儿钻进麻柳林子，心慌得一身虚汗。不知道麻叶儿叫他做甚。不管做甚，我海成这搭儿一定要把好事情办了。

麻叶儿来了。海成一见就没了底气。麻叶儿像是刚哭过，眼窝红红的，咬着嘴唇儿，好半晌不开口。

海成问麻叶儿，叫我有事呀？

麻叶儿点头。说海成哥，我明儿就走呀。

海成没省过神儿。木讷地说你走甚，往镇上耍呀？

麻叶儿哇地一下就哭出了声，说，海成哥，我明儿一早就去青石堡子了。

海成一下就灵醒过来。只觉有人把手伸进他的胸腔子里，抓住他那个心尖狠狠掏了一把。支支吾吾，说我咋没听到一丝儿信哩？

麻叶儿也不知说甚，嚶嚶地哭。好一晌才吐出一句，说我也是前晚上我妈才告诉的，说青石堡要来接人。

俩人都不说话了。

一会儿，麻叶儿伸过手抓住海成的手，一点点往自己身上挪，说海成哥你想甚？

海成说我心里发木。

麻叶儿把海成的手挪到自己怀里，海成觉得热乎乎的。麻叶儿

不经意一般，慢慢地把海成的手往下挪推。

海成刚吐了一口气，就听麻叶儿她妈在塬上喊麻叶儿，快回来哟！

麻叶儿有些怪怨地看海成。说一句，日后让你白想哩！就跑了，从麻柳林子的另一头。

日落后，海成去麻叶儿她家门外。来来回回转了有几百转，想等麻叶儿出来。大门却一直没见动弹。

海成实在耐不得，踏着一堆烂砖爬在墙头张望。眼睛还没定神儿，黄皮从暗里呼地扑将过来，前爪子搭着墙叫。

麻叶儿她妈在屋里问谁呀？

海成连滚带爬跑了回去。

这一黑海成没咋合眼。后半夜他听见村口狗叫，听见有人说话声和脚步杂音。还听见草驴打响鼻和车轴的吱吱扭扭。海成能估摸出，这是青石堡来接亲的人到了。六十里路赶来，没惊动谁，在村里的磨房歇了脚。

天麻明时海成才合了眼迷糊过去。不一时儿，就有一串炮仗声又把他炸醒过来。他想也没想就爬起身，从村北头跑出去，沿着沟没命地跑。想着赶在前头，再见麻叶儿最后一面。

云絮子在悄悄消散。山与岭渐渐显出脸儿来。日头却还在东梁豁口那里往外挤，挤出来了半个头。

海成低头看看自己，就想哭一嗓子才痛快些。

二

海成在县中学念到初三。

那一天，他出嫁的姐急慌慌跑来，带一嗓子哭腔叫海成快回去，咱大咱妈快不行哩！

海成一听，没想别的，回屋里只提上平日往学校背馍馍的布兜兜。里头还有一个半菜馍馍。

跑回家，他大和他妈只剩下出的几口气，眼皮子也睁不开了，周身黄绿尽肿，口唇乌紫，还有一股股血水从口鼻往外淌。

邻村懂医道的黑姓回回请了来，手搭着脉口有半袋烟功夫，尔后连连摇头。海成只觉得眼一黑，咕咚一声跪在了炕前。

海成他大妈是中了三步倒毒。海成大干活回来喊肚饥得慌，叫他妈快做饭。海成他妈也是刚从地里回来，家里没啥吃的了，他妈就手在坡上搂了些野菜。老汉叫得急，海成他妈也没顾上细心捡捡，把菜倒进锅里，抓两把细糠麸。没想到就把能药倒骡子的三步倒吃下去。

海成发送了他大和他妈。薄薄的两口棺材。一人手里握着半个馍馍。海成哭得说不出啥。他知道平日里有一口，他大和妈都省下给他。他妈说咋也不能让娃娃在外头念书丢人。海成七八天回来一趟，布兜兜背几个馍馍去学校，躲着人一块块掰着吃。

队里主事的连升老汉问海成做甚？海成说学是不能上了。想走甘州去挖煤。连升老汉说你十五六的娃娃吃不下那个苦。我答应你你大你妈，守着你这棵独苗苗。连升说你教咱的民办吧。

海成就去教民办。

索家坪的这个民办说来也只能算个识字班。队里腾下的塬下一孔破窑。念书的时多时少，家里没事儿，交一块钱就把娃娃送来了。不让念了，随时一喊就走。念书的人年纪也是大大小小，从六七岁到十六七都有。有时候村里和邻村的一伙闲汉也来，说跟着海成认几个字。其实来了也就是猫在后头唾烟。烟吃够了，就逗弄人家年岁大一些的女娃娃，摸几下抠一把，有吱哩哇啦叫唤的，也有连声都不敢出。海成也没办法，碰这时候就说下学吧。每月到月头里，海成去会计那里支领回十二斤麦和两块半钱。不够吃也不够花，海成来回路上就搂些树叶野菜。麻叶儿看见了，就给海成捎一包。

麻叶儿打小就爱跟着海成。叫海成哥。

海成教了两年多人口刀，也只有麻叶儿一个能天天到。只要海成上课，麻叶儿一准来。海成也听人说过，麻叶儿她妈有些事干着见不得人，有了学校到省了麻叶儿她妈的心。

那一年收麦，娃娃们都回去帮大人忙了。只有麻叶儿还来。

海成说麻叶儿你回去吧，放假哩。

麻叶儿说家里没我干得活路。

海成说我还要去拾麦哩。拾些麦，日子也好过些。就十二斤麦，我肚饥。

麻叶儿眨巴眼睛不说话，一会儿就跑了出去。

海成收拾好东西锁上门正要下地，麻叶儿又回来了，背着一个口袋，说，海成哥，咱俩作伴儿念书，这给你。

海成一看，是麦。

海成说麻叶儿你是背着家里拿下的？

海成说你胡说啥哩，我问我妈要下的。

海成死活弄不明白，麻叶儿咋能把麦从她手里要来给他。

麻叶儿说，十几斤哩，让你拾，你不得拾个三五天么。

海成这会儿才留意看麻叶儿。一看心里就突突。他见麻叶儿再不是跟着他要的小女娃娃了。月白的小衫子穿在她身上，让鼓鼓的胸和圆圆的肩头撑得贴紧。

麻叶儿小海成不到四岁。眼睛却比海成胆大的多。她敢把男人看得头皮子发紧发麻，脊背上淌冷汗。她那对眼睛也能招引的男人心里麻麻乱乱尽想些好事情。

这个收麦的季节海成就没下地。他跟麻叶儿作伴儿。麻叶儿又从屋里给海成背过一回麦，海成这才问麻叶儿咋回事。

麻叶儿支吾半晌，说她家里来了客人，她妈说是麻叶儿的舅。她妈不喜欢麻叶儿在屋里，麻叶儿也早就懂事儿了，她也不想屋里。

海成一听就明白了七八成。

海成打小就喜欢麻叶儿。麻叶儿不像村里那些女娃娃爱唧唧喳喳。她有啥事情都先喊海成哥。不过那都是娃娃间闹得玩活。海成老实，不开眼。像他那年纪的女娃娃都明白的事，海成还糊涂着。小时候有回跟麻叶儿去坡上挑菜。塬背有一孔破窑。俩人听见里面有哼哼唧唧的声音，就过去看。村里刘财和尤家的二翠在里面精着身子。麻叶儿说快跑，刘财叔和二翠睡觉哩。海成愣愣，说这破窑又不是刘财和二翠的家，刘财和二翠又不是一家子，大白天睡啥觉么？他就喊起来。刘财出来，狠狠踢了海成一脚，踢得海成捂着肚子冒虚汗。二翠过来拧麻叶儿的脸蛋子，拧得麻叶儿哇哇地哭。刘财说，你俩敢说出去，我非剥了你俩的皮。海成就一声没敢吭。

后来，海成慢慢明白了一些事。麻叶儿她妈开玩笑，说海成呀，长大了娶我们麻叶儿做你的婆姨吧？

海成就嘿嘿笑，也没想更多。

可从这一年收麦，海成就开始做麻叶儿的梦。啥梦都有。最多的当然是精着身子跟麻叶儿睡觉。一想就死过去一回。见了麻叶儿就脸红心跳。

这一年的收麦季节，海成也算是开了一回眼。

那天他跟麻叶儿一先一后到了课堂。他又想起今儿该是他支粮支钱的日子。就在墙上石板上写了几个字，说麻叶儿你在本本上抄几遍，我回来再给你讲一下读啥是个啥意思。

回村办完自己的事。见连升老汉在起圈，他又去帮了一回忙，才往课堂去。

离课堂百十步远，海成听见窑里突然一声尖叫。他几步跑过去，一看哎呀不得了，一个汉子正跟麻叶儿撕打。海成只看见汉子光着的脊背，看见麻叶儿光着的腿。俩人滚来滚去，麻叶儿叫唤一声，就让那汉子捂住嘴。麻叶儿看见海成来了，大喊救命。海成还呆愣着不知咋办，麻叶儿喊，海成哥你死呀！砸他！砸！海成心慌慌摸过一根顶门的杠子，照着那汉子的腰就给了一下。汉子松开麻

叶儿，上来就扯海成的衣领子。海成这才见是邻村的闲汉冯奎。冯奎扯海成的衣领，麻叶儿就跑出门，刚喊一声来人呀！冯奎没头没脑抓过衣裳就跑了。

冯奎跑了，麻叶儿进屋，海成正把翻倒在地上的石板桌凳理拾好。一回头，呼啦一下就觉着浑身打颤颤，腿软得要倒。麻叶儿理着头发，上身还穿着小衫子，裤儿却早让冯奎褪了去。

海成出不来气，不敢抬眼。麻叶儿却像没事一样就站在他面前，嘴里咬着梳头用的橡皮筋理头发。海成说不清啥心思。他长这么大，也做过了无数回男男女女的好梦，死过无数回。却实在想不到，十四五的女娃娃也跟男人一样，那地方黑乎乎一片。

麻叶儿说海成哥你死呀！一去不回来。我的裤儿让冯奎那狗日的扔甚地方了。

海成四处一睃，就见麻叶儿的裤儿让扔在窑壁上一根木橛橛上挂着。海成取下来，麻叶儿一把夺过，却并没有急着穿，连骂着冯奎不是个东西，早就打她的主意。连看着腿上身上撕打时落下的道道，红红的。麻叶儿说你看看，这狗日的东西还拧人哩。

海成说麻叶儿你快把裤儿穿上，人要来了你咋说哟。

麻叶儿说你是死人，不看我成甚样子了！还说别人咋样咋样，谁爱咋样就咋样！

麻叶儿揉着腿上一条条红红道道，吸溜儿着嘴。

海成心稍定，放着胆子把麻叶儿看了个够够。说麻叶儿，那个狗毬东西冯奎没把你咋样吧？

麻叶儿噤着嘴，说海成哥你真是木头脑子死人，刚才你没看见呀？他要是把我咋样了，我这会子还能好受么？

麻叶儿说着，这才穿裤儿。尔后呆楞楞坐到石板凳上，心里不知想啥。

海成说麻叶儿你心里不好受？

麻叶儿说，我不好受，是啥都让你看着了。

从这以后，海成跟麻叶儿的关系一下子变得不一般。海成只觉着，麻叶儿啥事也不背着他了。麻叶儿来念书，今儿给海成捎一个白馍馍，明儿给抓一捧核桃。还带了一回买下的麻饼。海成吃，麻叶儿就在一边笑。

海成说你笑甚？

麻叶儿说，给你拿啥你都吃呀？

海成说，有啥么？不就是买下的麻饼。

麻叶儿说，你不问问谁买下的？

海成问，谁？

麻叶儿说，昨个来了个油坊匠，跟我妈说听口音像是甘省的乡党。我妈也闹不清是不是。晌午就留油坊匠吃饭。吃了饭油坊匠走了，去换油。到后晌又来了，提着两包麻饼，说哎呀呀，我一想，咱俩个还算是没过五服的亲戚哩。我妈也是糊里糊涂的。看天黑了，油坊匠说在这寻个地方让我歇一黑吧。我妈让他睡草庵子里。到半夜我妈去尿，那油坊匠一下子就扑上来。我妈一推，你猜咋？那油坊匠一头栽茅坑里。你吃这麻饼，就是油坊匠带来的。

海成一听，不觉停了嘴。

麻叶儿说，海成哥你吃呀，麻饼可没有掉茅坑里。

麻叶儿说着哧哧笑。

海成说，麻叶儿，人家……人家为啥老说你妈不是好人？

麻叶儿立时脸变了，咬着嘴唇，盯着海成说，我也不是好人！我不到十二岁，人家就欺负过我！

说完麻叶儿就跑了，两天没跟海成说话。

过了两天，海成去沟里洗衣裳。洗衣铺在草地上晾着，他下到水里洗澡耍水。

麻叶儿不知啥时候来了，猫在麻柳林子里给海成摆手。

海成跚跚在石头后面不敢动弹。

麻叶儿说，海成哥你来，我有话给你说。

海成说我没穿衣裳。

麻叶儿说那怕啥，没一个人。

海成还是不敢起来。麻叶儿就扔过去海成的衫子。海成说还有裤儿。麻叶儿有些恼了，说我就是不给你拿，看你上来不上来。你看你那些子出息。

海成没见过麻叶儿生气。他思量一会儿，用衫子挡着，就上了岸。站在沟边。

麻叶儿说你再往前走。海成就挪一步。麻叶儿气得哭笑不得，上来一把拉着海成进了麻柳林子。

海成说，麻叶儿，有啥话说？

麻叶儿看海成憨憨的样子，就叹气。

海成眼不停地往四下里看。麻叶儿恼，说没有人！有人我也不怕。青古堡子来人给我提亲哩！

海成头一个反应，就是一下子蹶下去，一言不发。

谁也不说话。

麻柳枝子把一缕一丝的日头筛进来。细细的溪水从幽幽静静的林子里淌过去。鸟叫得真好听。潮潮的霉气直往人鼻子里钻。

过了一刻，麻叶儿就嚤嚤地低声哭。有心事，越哭声越大。

海成急，说麻叶儿你不要哭，人家听见，当咱干啥哩！

麻叶儿恼得直跺脚，要起小娃娃的性子。她上去咬牙一把扯下海成挡身子的衫子，跺脚连连说，我不怕，你怕啥！你看你的出息，你是死人！天下最瓜最瓜的死人！我就不该想着你，我就不该！

麻叶儿恼没处撒，上来抱着了海成，肩头上狠狠咬了一口。

……

麻叶儿一直把脸贴在海成胸脯子上。海成轻轻推了几回，麻叶儿紧紧抱着海成不动。

麻柳林子里的草地茸茸的。海成背上酥痒痒地躺着。他活到